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八編

圍爐瑣談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文藝叢刻

甲集

十二冊

定價四元

談通俗教育。宜改良小說與戲劇。欲改良小說戲劇。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。本集叢談叢考各書。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。莫不窮究源委。融會中西。實為並世無兩之作。謎話兩種。尤能益智慧。畫史一種。足以廣見聞。茲將各書名列下。

宋元戲曲史 六冊 角
梨園佳話 五冊 角
顧曲塵談 六冊 角
西洋演劇史 二冊 角
讀畫輯略 四冊 角

小說叢考 二冊 角
歐小叢談 一冊 角
美園春燈話 二冊 角
蘅園春燈話 二冊 角
遠漢齋謎話 一冊 角

丙(661)

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
初版

圍爐瑣談一冊

(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

劉延幹

校訂者

武進冷

發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商務印書館

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
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
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
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

緒言

本編原名“Round the Fire Stories”，直譯其名。可作圍爐瑣談。原含短篇十七篇。譯者去其稍次者五篇。得十二篇。原著者曰柯南達里 A. Conan Doyle。當今英國名家所著小說。多描摹社會黑暗之狀。而情節離奇。結構幻譎。讀者稱絕。所著福爾摩斯偵探案。譯本遍於世界。雖三尺之童。亦知其名。然其事實文情。猶不逮本篇。故尼哥爾曰。勳爵柯南達里精美之短篇叢集多矣。而皆不及圍爐瑣談。

“Sir A. Conan Doyle has published excellent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, but none as good as ‘Round The Fire.’” Sir Wm. Robertson Nicoll in the “British Weekly.” 此其概略。欲知其詳。請讀下文。公等既讀畢。之將擊案歎曰。今世之社會。萬惡之社會。柯南之小說。驚人之小說。

民國六年 月 日譯者識於美國紐海文城

圍爐瑣談目錄

東塔影事

圍城哀史

巴西之貓

多錶之人

古屋慘聞

鐵窗淚痕

黎屋古事

昆蟲學者

黑色醫生

專車

附 爐 瑣 談 目 錄

海面奇景

寶石

二

圍爐瑣談

東塔影事

吾今所述者。乃一奇幻之事。吾生平有最愜意之位置。未經旬而失之。恆鬱鬱不快。其後往莎蒲村。爲私家教授。賓主款洽不足道。惟於主人極隱密之事。一日盡洩之。離異可怪者。卒爲平淡無奇。而一種纏綿愴惻之情。能使儂薄子亦慨然知伉儷之重。公等酒後茶餘。一閱吾文。當自知之。

公等嘗游密達蘭州亞坎河之流域乎。是爲英國中純粹英國式之地。而條頓種之花莎士比亞誕生之所。其處芳草千里。一碧無垠。地勢漸西漸高。直至馬而文諸山而止。市鎮少。村落多。每村之中。有一諾爾曼教堂。英國東部諸州。建築用磚。至此則咸以石。花鋼石之屋。全蒙青苔。大理石之壁。裹滿長春。氣象莊嚴。恰稱全國中心之地。居停鮑羅莫。居此州之莎蒲村。其妻沒已三載。遺二子一女。長子十

歲。幼子八歲。女兒七歲。吾妻歲登。當時爲其女保姆。吾則教其二子。流光如駛。前事忽忽若夢。每經回溯。感慨係之。

主人之屋。建自諾爾曼人征服英國以前。雨淋日炙。古色斑斕。而腐墜之氣尤覺衝鼻。但其側亦有新屋數椽。屋前爲小園。亦修飾得宜。大凡居室無論如何頹敗。苟有嘉樹數株。點綴庭前。美女一人。戲舞廊下。無不化愁慘之象。而爲歡樂之景也。

其家臧獲以外。有執事四人。一爲密司威登。年二十四。一爲戈爾美。卽不佞也。時年三十一。爲史泰坡夫人。乃一緘默之嫗。任管理婢僕之職。一爲李秋君。魁梧若軍人。司田產之出納。吾輩四人居恆共餐。主人則獨食於書室。有時亦來會餐。然卽不來。吾輩亦不減其樂。蓋彼狀貌可畏之人也。骨骼粗碩。長六英尺有半。隆準髮蓬蓬壓眉。繞目縐文重疊。深如刀刻。睛碧幕無限愁慘之氣。脊骨因久讀而僵。儻然接人和而有禮。惟緘默泰過。雖久與處。亦難測其隱祕。居家時。非在東塔書

房卽在新屋內藏書樓中。來往兩地。有定時。若欲知其現在何所。觀定時表卽可知之。每日至書房二次。一在午餐後。一在夜間十時。外此咸居藏書樓。惟午後有一二時。在外閑步或馳馬。亦皆獨行而不與人偕。愛子女甚摯。尤留心其學業。惟此小兒女。一見其蓬髮厲顏之父親。莫不隱而避之。不獨其子女爲然。吾輩數人亦靡不然。

吾至其家數載。始漸知其身世。蓋李秋與史秦玖夫人。事主至忠。不輕言其事。而密司歲登。又爲新進。茫無所知。正同於余。但其後忽有一事。使余與李秋漸稔。而因以知主人之事。一日午後。其幼子配茜墮巨甕中。余入而拯之。頂踵盡溼。方思返室。而鮑已聞聲推扉而出。旣悉其事。竭誠稱謝。引入東塔書室更衣。余入彼書室。此爲第一次。室形圓。承塵甚低。壁外長春草。幾欲侵窗而入。室中器物。惟有一氈。一桌。一椅。書架一具。巨書數冊。桌上有婦人像片一幀。余未詳審爲誰。惟憶容貌秀麗。頗楚楚動人。像旁有一黑漆木匣。上積書信數函。李秋嘗語我。謂二年之

中除灑掃傭婦外。未嘗有他客得入此室也。

吾在書齋小坐。卽出。未嘗有所偵。然李秋則因此事而漸洩主人之事。是日午後。兩公子方爲網球之戲。李秋邀我閑步。行時謂我曰。戈爾美君。公知今日之入東塔書齋。乃荷主人無上之寵幸乎。主人來往齋中。有定時。吾等從未許入。而婢僕又屢聞其中有異聲。外間傳說其中必藏祕密之客。不然則主人必與鬼物相往還。公若聞此種謠言。或疑其故態復作矣。余曰。所謂故態者。何謂也。李秋驚曰。主人之事。公猶未之聞乎。曰。未。曰。奇矣。英國之人。鮮不知之。使公非與僕同事。僕亦將無言。吾固以爲足下之敬事此鬼。足下固自知之。余曰。何以名之。曰。鬼。曰。二十年前。惡魔鮑羅莫一詞。乃倫敦最流行之語。因鮑飲博游蕩。無所不爲。爲全國魍魎之尤。余驚甚。曰。彼靜默威重之君子。何至如是。抑其後如何。自新曰。此皆女郎國黎之功。當時主人以酗酒無度。見棄於社會。見擯於同黨。而彼則沉湎如故。此時有絕代麗姝。號國黎者。憫其以瑾瑜美質。而不能自湔刷也。乃犧牲其冰姿玉。

質而事之。卒使戒絕嗜欲。爲當世完人。蓋自此女下嬪後。未嘗有涓滴之酒進此屋。余曰。今女郎死矣。生前之言。猶能懾伏其心乎。曰。三年前女郎逝時。吾輩皆惴惴恐其舊習復作。卽女郎亦爲此憂慮。自稱爲乃夫保護之神。彼乃爲此人而入世。至今書室中。猶有一黑漆木匣。君見之。未余覺。此與所述之事無涉。不禁默然頃之。乃曰。然亦見之。曰。吾疑此中必藏女郎遺翰。蓋主人每出書齋。必攜與俱。未嘗須臾舍之也。戈爾美君。凡吾所言。皆義所不當言。他日君苟於此事有聞。亦望盡報施之義。明以告我。

自此以後。鮑漸爲吾所注意。而其愁慘之容。吾亦漸知其由來。蓋彼時時驚心戒慮。與其敵搏戰。而此敵者。亦時時陰思襲之。有時彼緩步日光之下。吾自後觀之。恍若其可畏之敵。已幻成實形。蹲伏其側。思一躍而扼其項而已。亡之美人。亦若姍姍而來。以其倩影。力任衛護之職。凡此諸種幻象。鮑若亦有同感。一日午後。邀我同步園中。往返無一語相酬。而晚膳之後。乃又偕我至其藏書室。使爲檢書。顧

緘默如故。彼在鐙下觀書。吾於壁間整理羣籍。迄無一言相通。然吾雖與之偕步。而且入其藏書之屋。但其東塔下書室。則未嘗容我爲第二次之熟客。

數月後。又有一事。使吾於鮑羅莫。失其矜憫之情。而生厭惡之心。述之如下。

一日暮。密司威登。往柏姥村會唱聖歌。吾迎之返。至東塔左側下車。且行且語。過書室窗外。窗高正過余頂。時電鐙已明。紗幔之上。時有人影往來。靜寂中。忽有婦人之聲。發自窗內。疾驟清銳。錚鏦而鏗鏘。不類生人之音。余聞之驚絕。陡止步竊聽。注視窗間。曰。此聲胡爲乎來哉。威登曰。速行。毋窺探以取人之憎言。次若絕不介意者。余曰。此聲汝已聞之乎。曰。然。吾臥室卽在其下。屢屢聞之。曰。此婦人果誰也。曰。吾亦不知。惟毋再論斯事矣。余無言。私念此女。誰書室甚隘。必非常居其中者。然則果何自而來耶。若謂爲同室之人。則宅中婢僕。皆在史泰玖夫人斃理之下。豈易爲此。必來自宅外可知矣。此宅建自中世當時。各名邸地下。咸有複道。窺室。或者此宅之隧道。正通東塔書齋。而他端則在鄰村叢林之中。故若輩得出。

沒無常乎。吾意想如此。並未語人。惟覺主人之祕密。已在吾心目中。事後思之。又覺其事泰幻。不類常人所爲。但室中旣明明有婦人之聲。恐百喙亦無以自解。於是吾漸恨鮑之譎。失其憫恤之情。而生厭惡之心。

公等憶鮑羅莫之容乎。悲慘威重。抑鬱無聊。其待人雖極謙和。亦半由強制而然。有一次。吾嘗見其勃然震怒矣。使之怒者。爲灑掃房屋之傭婦。此人日蒙主人之許可。入其書齋。前嘗言之。是日。吾從齋前過。陡聞齋中狂呼。繼以狺狺之呶。如猛獸怒吼。久之。語始可辨。曰。汝黑林之女鬼。竟逆吾命耶。言者爲鮑羅莫。須臾。傭婦匆匆出。面色青灰。踉蹌欲踣。主人隨其後而呶之。曰。取而資。速速去。再履吾家園。誓斷汝足。且呶且返齋。余尾婦行。問曰。密昔司白魯胡至此。則喘息而對曰。主人呶我。且將用武。狀如虎豹。先生見之。當驚死。曰。汝何所爲。曰。無所爲也。我手抱案上漆盒。尙未啓蓋。適主人自外返。見之。卽大怒。不可遏。嗟夫。我今已失業矣。然失業亦殊樂。吾誓不再事此人。吾聞其言。而知鮑之暴怒。爲其黑漆木匣。然此物與

齋中祕密之客何關。則猶茫然。未幾竟去。傭婦東塔古邸之中。遂永不見此人之蹤跡。

吾今將言此事之結局矣。蓋東塔頹敗實甚。一日其下書室。忽有一柱中折。承塵上之土墜木板大半搖落。時鮑不在室。既悉其事。立攜其木匣而入藏書處。後東塔並未修理。余亦未實驗。意想中之隧道。若論祕密之婦人。吾方期以偵察而得其隱情。乃不數日後。又聞李秋與史泰玫夫人偶語。而問藏書處之新客爲誰。夫人答云。尙未聞其詳。惟自其貌觀之。似新客之來。又非一次矣。李秋見我過。問曰。此間有異聲。公聞之乎。曰。聞之。曰。公意云何。余微聳肩。謂與吾輩無涉。何深究爲。李默然。繼又曰。公聞其聲在何處。曰。在東塔書齋。曰。今在新屋藏書處。一種懇切悲怛之音。悽人心脾。絕似爲婦人。曰。余亦云然。李秋凝目視我曰。此處耳目甚多。若輩何自而入。余曰。此事神鬼莫測。余焉能知。彼沉吟有間。曰。已矣。在十九世紀之末。猶言鬼怪。人將嗤笑。言已自去。貌若坦然而其實懷疑之熾。猶甚於我。

每日下午五時至七時。吾皆在藏書處。謄錄書目。一日。患腦痛。醫生飲以安眠藥。整書時。憊乏欲眠。而書架後壁暗處。適有溫榻。余坐而休憩。不期入夢。眠幾何時。今不能憶。惟知醒時。日已曛暮。惺忪之餘。藥力未解。欲動不得。對榻有窗。月光透射。斜照於壁。見一側面人影。是卽居停鮑羅。莫方俛首案上。若有所作。旋聞鎖鑰軋轢。案上突見一物。似卽木匣。其初吾腦昏瞢。不自省其探人陰私。及欲有言。忽有疾驟鏗鏘之聲。震我耳鼓。其爲婦人之言。旣確然無疑。而懇摯悲涼一字一淚。包含無量。愛情是蓋絕代麗人。彌留易簣之時。手抱所歡之袖。搵淚訣別語也。其言曰。嗟夫。約翰。妾身雖死。妾魂猶常在。君側待吾。夫逝時。攜手同歸。蒿里妾死。猶能語君。其樂何殊。生時。嗟夫。約翰。永佩吾言。妾今逝矣。方吾自宣其在室之時。以女聲甚張。致居停不聞。吾言其聲息後。彼始覺之。則如狂躍起。捫明電鎧。奮其如炬之目。向余怒言曰。戈爾美。汝僻處探人私事。此何說也。余語以故。彼怒立霽。曰。戈爾美君。今足下探得吾祕矣。吾惟自咎疎忽。不能尤

君曰。天下之事。半解不如全知。吾今請盡語足下。惟吾一日在世。君當緘口勿言。他日吾衣冠入土。則聽足下傳說可耳。語至此稍停。旋曰。吾性強項。人怒我妬。我感不擾心。惟受人矜憫。則以爲莫大之恥。異聲出吾室。謠詠甚多。吾皆不理。惟若私偵吾事。則莫之恕。雖然。吾於他人所不能恕者。今將於足下恕之。吾二十餘歲時。初至倫敦。無一骨肉朋友。惟滿囊金錢。供我作惡。爲非且嗜酒若狂。至全國酒徒。無能相敵。寢至體敗名裂。不可收拾。乃此時忽有一至溫婉美麗之天使。奉上帝之命。下世拯我。當時吾已墮落不堪。而彼猶愛之如世間第一少年。是爲吾妻。國黎自國黎來。嬪我。遂屏絕麴蘖。重爲完人。未幾彼沒。綿懷之際。愁懣萬狀。所以然者。非爲結髮夫妻。鏡破釵斷。非爲膝前兒女。曙後星孤。乃懼一朝離魂。則其至愛之夫君。將復墮落。無救吾。雖立誓慰之。彼迄不信。蓋知吾染癖至甚。一觸必至立復。乃旋得一策。使我往倫敦市。一最新式之留音機器。彼將其臨死之言。向機內言之。遂使吾至今絕酒。勿飲。嗟夫。好花旣逝。皓月不圓。畸零之人。尙復何戀。惟

冀守約至死以見亡妻於地下俾結再世緣耳。

圍城哀史

城圍四日。彈藥將盡。糧亦垂絕。時清國拳匪蔓延如火燎原。歐美僑民多聚居高山以待外援之至。援誠絕矣。惟有一死已耳。若有援可。望孰不日夕期之。伊州某山距海五十英里。時有僑民十餘人。避居其上。十餘人之中。有爲神甫者。有爲大學教授者。有爲鐵道執事者。又有二三婦女雜其間。共戴一德國軍官爲長。日夜防守。以待援師。山上可見歐洲兵艦。山下又有土壘。可以禦敵。知數日間糧彈將竭。而亦知數日間援兵必至。某星期二晚間。尙無失望之意。及次晨。乃人人惶恐矣。山坡上絕無馬蹄往來。而山下敵壘重重。舉目可見。譁符念咒之聲。側耳能聞。少年安梨挈其來福鎗登塔擊之。山下稍靜。然靜中敵攻愈猛。驚人亦愈甚。星期三日暮。勢益岌岌。大佐徐史柳面剛如鐵。而心餒如鉛。鐵路總管陸而冬半夜猶作絕命書。昆蟲學教授毛塞沉默甚於平時。卽活潑多言之安梨。今亦失其詠諧。

婦女中有密斯森。可蘭。泊道。孫夫人。及其令媛。黛西。驚惶自不必言。惟有神甫俾耳。素以殉教爲榮。安適如恆。泊道孫爲攔斯教派。與神甫爲敵。派兩人相值對視。無覩如犬之遇貓。一若於如此圍城中。猶恐敵派教師散布邪說淆亂人心。星期三夜。安然而度。次晨衆心又稍慰。安梨先於鐘塔聞鎗。其後徐史柳亦聞之。半點鐘後。人人皆覺鎗聲起於天末。似云山上僑民。毋驚吾等來矣。衆以水師登陸。頃刻可至。彈囊固已空。倉屋固已虛。然此何足慮。敵壘沉寂如死。非圖遁卽俯首就縛耳。今當進餐以相慶。於是安梨言曰。教授盍出醃鯉。徐史柳曰。善。此其時矣。婦人和之。且就長大之餐桌坐。醃鯉者。教授毛塞之友。自舊金山餽之。受圍之初。各出食品。以享同難者。惟留此俟援至之日共食之。今鎗聲遠鳴。悅耳甚於雅樂。意頃刻卽可解圍。衆咸欲得此以助觴。而毛塞搖首作不可解之微笑曰。俟之爲佳。衆曰。尙何俟耶。曰。援猶未至。陸而冬曰。至遲今晚必到。援兵相距無十英里。每時行二英里。七點鐘時必來。大佐曰。道中或有戰爭。遲到二三小時。亦意中事。安梨